



鶴林玉露卷之三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聖賢豪傑

朱文公云豪傑而不聖賢者有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陸象山深以其言爲確論如周公兼夷狄驅猛獸滅國者五十孔子却萊人墮三都誅少正卯是甚手段非大豪傑乎其次如諸葛孔明議論見識力量規模亦真豪傑惟房次律聲譽隆洽一出便敗事然至今儒者之論皆稱其賢如此則是天下有不豪傑之聖賢矣宋端平間真西山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鶴山督師亦未及有設施

而罷歸安優人裝一儒生手持一鶴別一儒生與之解后
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持何物曰大學也因傾蓋懽
然呼酒對飲其人大嚼洪汲酒肉靡有孑遺忽顛仆于地
群數人曳之不動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大學
喫了許多酒食一動也動不得遂一笑而罷或謂其有使
為此以姍侮君子者京尹乃悉黥其人余謂優人之姍侮
君子誠可罪也西山鶴山之抱負誠未可厚誣也然吾儒
於此亦不可以不戒劉平國嘗言若將真景元與余景瞻
並用必有可觀余嘗疑其說西山負一世之望豈必待余
景瞻而後可以有爲乎世傳洪舜俞在蜀嘗謂崔菊坡曰

先生豐於德而嗇於才他日不宜獨當重任菊坡深然之
故晚年力辭宰相此說余尤疑之若分才德爲兩事則是
天下果有不豪傑之聖賢矣

• 婺州鷹巢

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採取其子郡守王夢龍
方據按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探
巢之卒也啣巾來還乃徑攫探巢者之巾而去太守推問
其故杖此卒而逐之禽獸之靈識如此其攫探巢者之巾
固已異矣於誤攫他卒之巾復啣來還尤爲奇異世之人
舉動差謬文過遂非不肯認錯者多矣夫子所謂可以人

而不如鳥乎

茶瓶湯候

余同年李南金云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爲煮水之節然
近世瀹茶鮮以鼎鑊用瓶煮水難以候視則當以聲辨一
沸二沸三沸之節又陸氏之法以未就茶鑊故以第二沸
爲合量而下未若以今湯就茶甌瀹之則當用背二涉二
之際爲合量乃爲聲辨之詩云砌蟲唧唧萬蟬催忽有千
車相載來聽得松風并澗水急呼縹色綠瓷杯其論固已
精矣然瀹茶之法湯欲嫩而不欲老蓋湯嫩則茶味其老
則過苦矣若聲如松風澗水而遽瀹之豈不過於老而苦

哉惟移瓶去火少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後湯適中而茶味
其此南金之所未講者也因補以一詩云松風檜雨到來
初急引銅瓶離竹爐待得聲聞俱寂後一甌春雪勝醍醐

吾無隱乎爾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
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
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
服晦堂此等處誠實脫洒亦只是曾點見解却無顏子工
夫此儒佛所以不同

蝗

蝗纔飛下即交合數日產子如麥門冬之狀日以長大又數日其中出如小黑蟻者八十一枚即鑽入地中詩註謂蝨斯一產九十九子者即蝗之類也其子入地至來年禾秀時乃出旋生翅羽若臘雪凝凍則入地愈深或不能出俗傳雪深一尺則蝗入地一丈東坡雪詩云遺蝗入地應千尺是也蝗災每見於大兵之後或云乃戰死之士冤魂所化雖未必然但余曩在湖北見捕蝗者雖群呼衆噉蝗不為動至鳴擊金鼓則聳然而聽若成行列則謂為殺傷沴氣之所化理或然也

曹操冢

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傳云曹操疑冢也北人歲增封之范石湖奉使過之有詩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誰復如公負此心歲歲蕃酋為封土世間隨事有知音四句是兩箇好議論意足而理明絕句之妙也

半兩錢

今世有一樣古錢其文曰半兩無輪郭醫方中用以為藥考之史記乃漢文帝時錢也當時吳淠鄧通皆得自鑄錢獨多流傳至今不絕其輕重適中與今錢略相似視五銖貨泉又先一二百年矣五銖貨錢比今錢却稍輕

觀山水

趙季仁謂余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余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季仁因言朱文公每經行處聞有佳山水雖迂途數十里必往遊焉携樽酒一古銀杯大幾容半升時引一杯登覽竟日未嘗厭倦又嘗欲以木作華夷圖刻山水凹凸之勢合木八片爲之以雌雄筍相入可以折度一人之力足以負之每出則以自隨後竟未能成余因言夫子亦嗜山水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固自可見如子在川上與夫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尤可見大抵登山臨水足以觸發道機開豁心志爲益不少季仁曰

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見趣之高下

占雨

范石湖詩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曉氛散如綺心疑雨再作眼轉雲四起我豈知天道吳儂諺云爾古來占滂沱說者類恢詭飛雲走群羊停雲浴三豨月當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爛石燒成香汗礎潤如洗逐婦鳩能拙穴居狸有智蜉蝣強知時蜥蜴與聞計埵鳴東山鶴堂審南柯蟻或加陰石鞭或議陽門閉或云逢庚變或自換甲始刑鵞與象龍聚訟非一理不如老儂諺影響捷於鬼哦詩敢誇博聊用醒午睡此詩援引占雨事甚詳可喜

諺有云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曬殺鴈又云月如懸弓少
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二說尚遺何也余欲增補二
句云日占出海時月驗仰瓦體

建炎登極

宋靖康之亂元祐皇后手詔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
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獨在事詞的切讀之感動
蓋中興之一助也建炎登極之詔曰疊疊萬機難以一日
而曠位皇皇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又曰聖人何以加孝
朕每懷問寢之思天子必有所尊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
文武之列若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於報國

左袒而爲劉氏人咸樂於愛君期一德而一心佇立功而
立事同僊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其詞明白亦占地步
昔唐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元次山作頌謂自古有盛
德大業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非老於文學其誰宜
爲去盛德而止言大業固以肅宗即位爲非矣伊川謂非
祿山叛乃肅宗叛也山谷云撫軍監國太子事胡乃趣取
大物爲此皆至論今二聖蒙塵遠狩無還期高宗不得已
而即位今又出於元祐皇后之命與唐肅宗天淵不同似
亦可以無說然胡致堂萬言書首論此事謂建炎以來有
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收復人心而圖存則旣往之失

不可不追不可不改一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帥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遙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社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此舉措失人心之最大者也今須一反前失亟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諂而不悟其非巡狩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今義不戴天志思雪恥父兄旅泊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軍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影從凡所欲爲孰不如志致堂此論明白正大惜其說

之不行也然唐肅宗即位何嘗有一人敢言其非今致堂能言之而高宗能受之已爲盛德事矣中興以來致堂澹庵二書關係最大

江西詩文

江西自歐陽子以古文起於廬陵遂為一代剗冕後來者莫能與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王介甫皆出歐門亦皆江西人老蘓所謂執事之文非孟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朱文公謂江西文章如歐永叔王介甫曾子固做得如此好亦知其皜皜不可尚已至於詩則山谷倡之自為一家並不蹈古人町畦象山云豫章之詩包含欲無外搜抉欲

無秘體製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馳騁工夫精到雖未
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闢以
來能自表見於世若此者如優鉢曇華時一現耳楊東山
嘗謂余云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豈惟制行
作文亦然如歐公之文山谷之詩皆所謂不向如來行處
行者也

以俗為雅

楊誠齋云詩固有以俗為雅然亦須經前輩鎔化乃可因
承如李之可杜之遮莫唐人裏許若箇之類是也唐人
寒食詩不敢用餠字重九詩不敢用饒字半山老人不敢

梅花詩彼固未敢輕引里母田父而坐之平王之子衛
侯之妻之側也余觀杜陵詩亦有全篇用常俗語者然不
害其為超妙如云一夜水高三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
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又云江上被花惱不徹
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隣愛酒伴經旬出飲獨空牀又
云夜來醉歸衝虎過昏黑家中已眠卧傍見北斗向江低
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嗔兩炬峽口驚猿聞一箇白
頭老罷舞復歌杖藜不寐誰能那是也楊誠齋多效此體
亦自痛快可喜

浸假

禪家有觀白骨法謂靜坐澄慮存想自身血肉腐壞唯存
白骨與吾相離自一尺以至尋丈要見形神元不相屬則
自然超脫矣余觀莊子子輿有疾子祀往問之曲偻發背
頤隱於臍肩高於項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
無事踴躍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將以子爲此拘拘
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子何惡浸假而化子之左臂以
爲鷄子因此求時夜浸假而化子之右臂以爲彈子因以
求鴉炙浸假而化子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子因而乘之
豈更駕哉浸漸也假借也蓋積漸假借化此身爲異物則
神與形離超然無所往而不可矣又何疾又何病於拘拘

哉視白骨之法蓋本於此佛法出於老莊於此尤信

伊尹墓

伊尹墓在空桑北一里相傳墓傍生棘皆直如矢范石湖
使北過之有詩云三尺黃墟直棘邊此心終古享皇天汲
書復述流傳妄剖擊嗟無咎單篇蓋汲冢書妄載伊尹謀
篡爲太甲所殺也事見杜元凱左氏傳後敘

樂天對酒詩

古詩多美夫子獨取三百篇存勸戒也吾輩所作詩亦須
有勸戒之意庶幾不爲徒作彼有繪畫瑣刻無益勸戒者
固爲枉費精力矣乃若吟賞物華流連光景過於求適幾

於誨淫教偷則又不可之甚者矣白樂天對酒詩曰蝸牛
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懽喜不開口
笑是癡人又曰百歲無多時壯健一春能幾日晴明相逢
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又曰昨日低眉問疾來今
朝收淚吊人回眼前見例君看取且遣琵琶送一杯自詩
家言之可謂流麗曠達詞旨俱美矣然讀之者將必起其
頽惰廢放之意而汲汲於此快樂惜流光則人之職分與
夫古之所謂三不朽者將何時而可為哉且如唐風蟋蟀
之詩蓋勸晉僖公以自虞樂也然纔曰今我不樂日月其
除即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呂成公釋之曰凡人之情解

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
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樂天之見豈及是
乎本朝士大夫多慕樂天東坡尤甚近時葉石林謂樂天
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
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為裴晉公之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
進李文饒素不相樂而不為文饒所深害推其所由惟不
汲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是以心安於去就愛憎之際每裕
然而有餘也此論固已得之然樂天非是不愛富貴者特
畏禍之心甚於愛富貴耳其詩中於官職聲名事極其形
容殊不能掩其眷戀之意其平生所喜者元稹劉禹錫輩

亦皆逐逐聲利之徒至一聞李文饒之敗便作詩暢快之
豈非此心未忘猶有餘意乎若樂天者愛而知其疵可也

拙句

作詩必以巧進以拙成故作字惟拙筆最難作詩惟拙句
最難至於拙則渾然天全工巧不足言矣古人拙句曾經
拈出如池塘生春艸楓落吳江冷澄江靜如練空梁落燕
泥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明
月入高樓流光正徘徊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如此等
類固已多矣以杜陵言之如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野
人時獨往雲水曉相參喜無多屋宇辛不礙雲山在家長

早起憂國願年豐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百年渾得醉
一月不梳頭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此五言之拙者也
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遷轉五州防禦使起
居八座太夫人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莫思
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
如百和香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酒債尋常
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此七言之拙者也他難殫舉可
以類推杜陵云用拙存吾道夫拙之所在道之所存也詩
文獨外是乎

容齋奉使

宋紹興辛巳亮既授首葛王篡位使來修好洪景廬往報之入境與其接伴約用敵國禮伴許諾故沿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乃盡却回使依近例易之景廬不可於是宿驛門絕供饋使人不得食者一日又令館伴者來言頃嘗從忠宣公學陽吐情實令勿固執恐無好事須通一線路乃佳景廬等懼留不得已易表章授之供饋乃如禮景廬素有風疾頭常微掉時人爲之語曰一日之饑禁不得蘇武當時十九秋傳與天朝洪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

九爲究

數窮於九九者究也至十則又爲一矣此蔡西山之說

靜坐

伊川每見學者能靜坐便嘆其善學余謂靜坐亦未可盡信固有外若靜而中未免膠擾者正所謂坐馳也嘗聞南嶽昔有住山僧每夜必秉燭造檀林衆生打坐者數百人或拈竹篋痛箠之或袖中出餅果置其前蓋有以窺其中之靜不靜而爲是懲勸也彼異端也尚能洞察其徒心術之隱微而提撕警策之吾儒職教者有愧矣

落梅詩

近時胡仲方落梅詩云自孤花底三更月却怨樓頭一笛風亦有思致自古才德之士方其少也不使得以展布及

其飄零衰老乃拳拳歎息之亦已晚矣燭之武曰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亦寓此意唐人詩曰朝廷欲論封禪事須及相如未病時杜陵病柙詩意亦如此陳后山挽司馬公曰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益可悲矣

受禪赦文

孝宗受禪赦文云凡今者發政施仁之日皆得之間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洪景巖筆也

文繁簡有當

洪容齋曰文貴於達而已繁與簡各有當也禮記檀弓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

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蓋連用四沐浴佩玉字使今之爲文者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石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而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當其事省其詞然古意衰矣又云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至班固作漢書乃省其詞曰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爲涉軹侯不虞爲隨成侯戎奴爲從平侯比史記五十八字中省

二十三字然終不若史記樸贍可喜余謂詩亦有如此者
古採蓮曲云魚戲荷葉東魚戲荷葉西杜子美杜鵑行西
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南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若以省
文之法論之似可裁減然只如此說亦樸贍有古意

古人無忌諱

謚者死後易名者也而左傳衛侯賜杜宮喜謚曰貞子賜
析朱鈕謚曰成子蓋生前預賜之也魯不以為不祥今人
不達畏死畏禍百種忌諱古人皆不然只看檀弓季武子
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許之合葬又許之哭伯高死
於衛孔子以為由賜也見我遂哭諸賜氏命子貢為之主

來者拜之子夏喪明曾子曰朋友喪明則哭遂往哭子夏
亦哭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曰吾父死將出哭
於巷曾子曰反哭於爾次因北面而吊焉季武子寢疾疇
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善哉蓋
未始如今人之忌諱也

奉使見留

蘇武在匈奴十九年魏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近時洪忠
宣在金亦幾二十年

玉牒

玉牒脩書始於大中祥符至於政宣而極備攷定世次枝

分派別而歸於本統者爲仙源積慶圖推其所自出至於子孫而列其名位者爲宗藩慶系錄具其官爵功罪生死及若男若女者爲類紀同姓之親而序其五服之戚疏者爲屬籍編年以紀帝系而載其曆數及朝廷政令之因革者爲玉牒

心思

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楊子曰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或曰易言何思何慮何也曰始於思終於無思非不思也不待思也此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疴僂之承蜩豈更待於思乎

謝肉牒

周益公家藏歐陽公家書一幅紙斜封乃冷壽光牒其詞云具位某猪肉一斤右伏蒙頒賜領外無任感激謹具牒謝年月日具位某牒蓋改牒爲狀自元豐始日趨於諛矣且前輩交際其饋止於如此未嘗過於豐侈也

鶴林玉露卷之四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蔡攸辭酒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頗以巨觥宣勸之攸懇辭不任杯酌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也由是言之則上之尊光而薄攸至矣然光已死不免削奪而攸迄被眷寵是可歎也

酒有和勁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楊誠齋退休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嘗曰余

愛椒花雨甚於金盤露意蓋有爲也余嘗謂與其一於和
勁孰若和勁兩忘頃在太學時同舍以思堂春合潤州北
府兵厨以慶遠堂合嚴州瀟洒泉飲之甚佳余曰不剛不
柔可以觀德非寬非猛可以觀政矣厥後官於容南太守
王元邃以白酒之和者紅酒之勁者手自劑量合而爲一
殺以白灰一刀圭風韻頓竒索余作詩余爲長句云小槽
真珠太森嚴兵厨玉友專甘醇兩家風味欠商畧偏剛偏
柔俱可憐使君袖有轉物手鷓鴣杓中平等分更憑石髓
媒妁之混融併作一家春季良不用笑伯高張竦何必譏陳
遵時中便是尼父聖孤竹柳下成一入平雖有智難獨任

勃也未可嫌少文黃龍丙魏要兼用姚宋相濟成開元試
將此酒反觀我胸中問學當日新更將此酒達觀國宇宙
皆可歸經綸書生觸處便饒舌以一貫萬如斲輪使君聞
此却絕倒罰以太白眠金尊

物產不常

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詩曰標有梅其實七兮又曰終
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曰梅柟也陸璣曰侶杏而實酸蓋
但取其實與材而已未嘗及其花也至六朝時乃略有詠
之者及唐而吟詠滋多至宋朝則詩與歌詞連篇累牘推
爲群芳之首至恨離騷集衆香艸而不應遺梅余觀三百

五篇如桃李芍藥棠棣蘭之類無不歌詠如梅之清香玉色迥出桃李之上豈獨取其材與實而遺其花哉或者古之梅花其色香之奇未必如後世亦未可知也蓋天地之氣騰降變易不常其所而物亦隨之故或昔有而今無或昔無而今有或昔庸凡而今瑰異或昔瑰異而今庸凡要皆難以一定言且如古人之祭炳蕭酌鬱鬯取其香也而今之蕭與鬱金何嘗有香蓋離騷已指蕭艾爲惡艸矣又如牡丹自唐以前未有聞至武后時樵夫採山乃得之國色天香高掩群花於是舒元輿爲之賦李太白爲之詩固已奇矣至宋朝紫黃丹白標目尤盛至於近時則翻騰百

種愈出愈奇又如荔支明皇時所謂一騎紅塵妃子笑者謂瀘戎產也故杜子美有憶向瀘戎摘荔支之句是時閩品絕未有聞至今則閩品奇妙香味皆可僕視瀘戎蔡君謨作譜爲品已多而自後奇名異品又有出於君謨所譜之外者他如木犀山礬素馨茉莉其香之清婉皆不出蘭芷下而自唐以前墨客槧人曾未有一話及之者何也游成之曰一氣埏埴孰測端倪烏知古所無者今不新出而昔常見者後不變滅哉人生須臾即以耳目之常者拘議造物亦已陋矣余聞秦中不產竹昔年山崩其下乃皆鉅竹頭由是言之古固產竹矣晉葛洪欲問丹砂求爲勾漏

令勾漏縣隸容州余嘗爲法曹親至其地求所謂丹砂者
顆粒不可得豈非昔有而今無哉蓋非特物然也巴邛閩
嶠夙號荒陋而漢唐以來漸產人才至宋朝益盛古稱山
西出將山東出相又曰汝穎多奇士燕趙多佳人其說拘
矣

中興講和

宋紹興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詔親征其詞云惟天惟
祖宗既共昌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於燕安又云歲
星臨於吳分定成漑水之勳闔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
勝洪容齋筆也車駕次平江亮授首遂班師次年壬午內

禪孝宗即位銳意規恢起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
引見德壽宮時盧仲賢使金高宗問曾見仲賢否對曰臣
已見之又問卿父謂如何吳便議和否對曰臣嘗謂金人
必衰敗國家必隆興上曰何以對曰太上皇帝仁孝之德
上格于天又傳位聖子雖古唐虞無以過而金人不道篡
奪相仍無復君臣父子不知天心祐國家乎祐金人乎臣
有以知其然也上曰極是今日金人誠衰乎對曰自亮送
死之後士馬物故甚衆諸國背叛人心怨離金誠衰矣上
曰自亮死非特金人衰弱吾國亦未免力弱但仲賢等旣
回何以應之對曰臣父職在邊隅戰守是謹此事著廟堂

如何議但願審處而徐應之無貽後悔上曰只是說與卿
父今日國家須更量度民力國力早收拾取聞契丹與金
相攻若契丹事成之日自可收市莊子刺虎之功若金未
有亂且務恤民治軍待時而動可也高宗懲於變故意不
欲戰且聞金人議欲尊我爲兄故頗喜之孝宗幼年規恢
之志甚銳而卒不得逞者非特當時謀臣猛將凋喪畧盡
財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壽聖志主於安靜不忍違也
厥後蓄積稍羨又嘗有意用兵祭酒芮國器奏曰陛下只
是被數文腥錢使作何不試打算了得幾番犒賞上曰朕
未知計也待打算報卿後打算只了得十三番犒賞於是

用兵之意又寢乃知南北分合自有定數雖英明之主不
能強也

志士死飢寒

元次山避水于高原餓糧不繼遂餓而死陳后山爲館職
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后山止有其一其內子與
趙挺之之內親姊妹也乃爲趙假一裘以衣之后山問所
從來內以實告后山曰汝豈不知我不著他衣裳即却去
之止衣一裘竟感寒疾而死嗚呼二子可謂志士不忘在
溝壑者矣充二子之才識德望曳絲乘車食養賢之鼎其
誰曰不宜然志節清高寧甘於餓死凍死而不肯少枉其

道少失其身此所以皜皜乎不可尚也陸龜蒙杞菊賦曰
我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亦畧有二子風味揚子雲曰
古者高饑顯下祿隱楊誠齋曰李杜饑寒能幾日却教富
貴不論年

儒門罪人

文中子曰通也受夫子罔極之恩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
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由是言之今儒者大半是吾夫子之罪人

氣之先見

歲將饑小民餐必倍俗諺謂之作荒此天地之氣先見也

朱開禧兵興之先江西果木秋冬生花有山礬而生梔子
花桃樹而生李實此天地之氣先亂也馮此山為余言之

山靜日長

唐子西詩云山靜侶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
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剥啄松影參差禽聲
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啜之隨意讀周
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
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麝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
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
然一飽弄筆窓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筆蹟盡

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艸玉露一兩段再烹茗茗一杯出步溪邊解后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駝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袞袞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日本國僧

少年時於鍾陵解后日本國一僧名安覺自言雖其國七十年欲盡記一部藏經乃歸念誦甚苦不舍晝夜每有遺忘則叩頭佛前祈佛陰相是時已記藏經一半矣夷狄之人異教之徒其立志堅苦不退轉至於如此朱文公云今世學者讀書尋行數墨備禮應數六經語孟不曾全記得三五板如此而望有成亦已難矣其視此僧殆有愧色

杜陵論孔明

史言蜀諸賢凋喪孔明身當軍國之務罰二十以上皆親之以勞瘁致斃此真兒童之論也夫孔明不死則漢業可復禮樂可興孔明死則爲五胡亂華爲六朝幅裂其所關

繫甚大中營隕星之變天意蓋可知矣豈因罰二十以上
皆親之而致斃乎且孔明死時纔四十四初非瘡老不任
勞苦之時况以孔明之明達豈不能量事之小大身之勞
逸而顧弊精神於瑣瑣以自殞其軀乎此決無之理也杜
少陵知之故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麾若定失蕭曹運移
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言孔明之死乃漢運已移
漢祚已終大數不可支持耳志決身殲豈因軍務之勞乎
蓋不然史臣之說也

龍洲詩聯

龍洲劉改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喜歡緣真

西山喜誦之或曰退一步行可也至於道三箇好乃隨俗
徇情耳何足言乎余曰古人直道而行理之所在驀直行
將去仕止久速莫不皆然烏有所謂退一步者自後世貪
榮競進爭一階半級至於殺人於是始以退一步行為安
樂法矣古人是則曰是非則曰非明白正直曾何回護自
後世惡直好佞以直言賈禍者比比皆是於是始以道三
箇好為喜歡緣矣此處衰世之法也蓋萬事稱好不特司
馬德操為然而吾夫子固有危行言孫之說矣好盡言以
翹人之過此國武子所以見殺也可不戒哉

淳熙盛事

宋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壽光宗在青宮寧宗在平陽邸四世本支之盛亘古未有楊誠齋時爲宮僚賀光宗誕辰詩云祖堯父舜真千載禹子湯孫又一家讀者服其精切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三世總丁年蓋高宗生於丁亥孝宗生於丁未光宗生於丁卯也丁年字出李陵書借用亦佳

張子房

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故早年頗侶荆軻晚歲頗侶魯仲連得老氏不敢爲天下先之術不代大匠斲故不傷手善於打乖荆公詩云漢業存亾俯

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復道方謀雍齒封蓋因機乘時與之斡旋未嘗自我發端故消弭事變全不費力朱文公云子房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如爲韓報秦攬掇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閒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做後來誅戮功臣時更討他不着邵康節之學亦與子房相似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之人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抽身退如擊壤集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蓋自家都不犯手又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香花切勿看離披

是也

誠齋夫人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居寒月黎明即起詣厨躬作粥一金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先生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畧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老且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爲此言必不能如吾矣東山守吳夫人嘗於郡圃種苧躬紡緝以爲衣時年蓋八十餘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旣愈出所積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今宜

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紬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飢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誠齋父子視金玉如糞土誠齋將漕江東有俸給僅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東山帥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采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東山病且死無衣裳適廣西帥趙季仁覬纈絹數端東山曰此賢者之賜也衾材無憂矣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其門升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法者所得多矣因命畫工圖之而去誠齋東山清介絕俗固皆得之天資而婦道毋儀所助亦已多矣左傳文伯之母老而猶績文伯曰以獸

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
之聞也居吾語汝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
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故
王后親織玄紘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經卿之內子爲大帶
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率其
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吾
冀而朝夕修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
之官予懼穆伯之絕嗣也因是觀誠齋夫人乃知古今未
嘗無烈女未嘗無賢母

籠東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箒而罵曰隸也不力
門者出之晉王廡之敗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提衣囊
自隨津邏疑之永訶曰奴子不速行捶之數十由是得免
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策扶泰之
背曰籠東軍士汝曹主何在而尚留此追者不疑其爲貴
人與之馬與俱還三事相類若郭子儀殺羊而裴諷劾之
李愬進兵而溫造彈之亦此意也

范石湖使北

宋淳熙中范至能使北孝宗令口奏金主謂河南乃宋朝
陵寢所在願歸侵地至能奏曰茲事須與宰相商量臣乞

以聖意諭之議定乃行上首肯既而宰相力以爲未可而聖意堅不回至能遂自爲一書述聖語至虜庭納之袖中既跪進國書伏地不起時金主乃葛王也性寬慈傳宣問使人何故不起至能徐出袖中書奏曰臣來時大宋皇帝別有聖旨難載國書令臣口奏臣今謹以書述乞賜聖覽書既上殿上觀者皆失色至能猶伏地再傳宣曰書詞已見使人可就館至能再拜而退虜中群臣或不平議羈留使人而虜主不可至能將回又奏曰口奏之事乞與國書中明報仍先宣示庶使臣不墮欺罔之罪虜主許之報書云口奏之說殊駭觀聽事須審處邦乃孳休既還上甚喜

其不辱命由是超擢以至大用至能在燕京會同館守吏微言有羈留之議乃賦詩曰萬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浮漚提攜漢節同生死休問羝羊解乳不

常調官

范文正公云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喫余謂人能甘於喫家常飯然後甘於做常調官

官省錢

五代史漢王章爲三司使征利剝下緡錢出入元以八十爲伯章每出錢伯必減其三至今七十七爲官省錢者自章始然今官府於七十七之中又除頭子錢五文有奇則

愈削於草矣

民兵

唐初蕭銑據荆襄敗於李靖諸郡皆降而所召援兵至者又十萬人李煌據江南其亡也亦有援兵十數萬宋朝靖康之禍勤王之師至者絕少縱有之率皆望風奔潰不敢向賊發一矢蓋五代以前兵寓於農素習戰鬪一呼即集宋朝兵費最多兵力最弱皆緣官自養兵紹興中張魏公在川陝奏以王庶帥興元制置利夔二路軍士於興洋金蓬開達諸州令縣選強壯兩丁取一五丁取二戶與免物力錢二百五十千五十人爲一隊長以知縣爲軍正尉爲

軍副月關於縣春秋關於郡不半月有兵二十萬乾道初宿亳之役禁旅多出征江上之備空虚陳福公首獻民兵之策及登庸亟欲推行會罷相遂格然兩淮已用其法而荆襄尤有成規開禧用兵禁旅多敗而兩淮山水寨萬弩手率有功特爲官軍所嫉無以慰其心盡其力耳丙寅虜大舉南牧圍安襄以撼荆鄂宣司檄召諸處兵與湖北義勇俱往救諸郡兵不待見敵而退所過鈔掠甚於戎寇獨義勇隨其帥進退不敢有秋毫犯蓋顧其室家門戶故也張宣公帥荊州與朱文公書云郭杲嘗獻緩急保江之策某折之曰劉信叔劉共父皆嘗有此論真謬計也縱賊入

肝脾裏何以爲國上付公以北門當盡力報國要軍要糧
此間當應副事苟不濟守臣仗節而死耳郭聞之悚然其
之所恃者有義勇二萬六千人也

文鑑

孝宗命呂成公詮擇國朝文章成公盡繙三館之儲踰年
成編賜名文鑑周益公承制譔序云建隆雍熙之際其文
偉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之詞古熙寧元祐之
詞達雖體制互興源流間出而氣全理正其歸則同成公
爲此書朱文公張宣公殊不以爲然謂伯恭先意思承當
此事便好截下因以發明人主之學昔溫公作資治通鑑

可謂有補治道識者尚惜其枉費一生精力况文鑑乎

辛幼安詞

辛幼安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花
長恨花開早何況亂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艸迷
歸路怨春不語笑只有殷勤畫簷珠網盡日惹飛絮長門
事准擬佳期又誤娥眉曾有人妬千金縱買相如賦脉脉
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閑愁最苦休
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詞意殊怨斜陽煙柳之
句其與未湏愁日暮天際乍輕陰者異矣使在漢唐時寧
不賈種豆種桃之禍哉愚聞壽皇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

加罪可謂盛德也已其題江西造口詞云鬱孤臺下清江
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魚數山青山遮不
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蓋南渡之初虜
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還幼安自此起興聞
鷓鴣之句謂恢復之事行不得也又寄丘宗卿詞云千古
江山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
陽艸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鐵馬氣吞萬里
如虎元家子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
中燈火猶記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
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不此詞集中不載尤雋壯可喜

朱文公云辛幼安陳同甫若朝廷賞罰明此等人皆可用

鶴林玉露卷之四



